

走出黑暗

海伦·凯勒自传

【美】海伦·凯勒 著
明明 译



OUT OF THE DARK

☆感人肺腑的真实故事，永恒传颂的励志经典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走出黑暗

海伦·凯勒自传

【美】海伦·凯勒 著
明明 译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黑暗——海伦·凯勒自传/(美)凯勒(Keller, H.)著;明明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354-6118-6

I. 走… II. ①凯… ②明… III. 凯勒 H.(1880~1968)—传记 IV. K837.127=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9611 号

策 划  湖北天一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C 座 6 楼

公司网址 <http://www.cjcb-ty.com>

E - mail hb_tianyi@yahoo.com.cn

出 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书 名 走出黑暗——海伦·凯勒自传

著 者 (美)凯勒(Keller, H.)

译 者 明明

责任编辑 黄柳依

发行电话 027-87679087 87679362 传真:027-87679980 87679300

印 刷 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08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54-6118-6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263)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生命之初	1
黑暗降临	7
爱的摇篮	13
知识之光	17
沙利文小姐到来	22
打开心灵的窗户	27
抽象的意义	31
从生命中汲取知识	36
幸福的礼物	43
寻根之旅	46
第一次与大海亲密接触	51
金秋时节	55
雪的天堂	61
插上语言的翅膀	65
剽窃事件	71
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80
语言的乐趣	84
再接再厉	87
剑桥中学的时光	91

目 录

困难重重的备考之路	97
进入德克利夫学院	103
徜徉在图书的海洋里	111
多姿多彩的生活	122
那些真心帮助我的挚友们	132
我的大学时代	141
我所熟悉的马克·吐温先生	156
开始练习演讲	165
第一次公开演讲	173
最亲爱的贝尔博士	177
生活的低谷	187
好莱坞的生活	196
舞台时光	204
致命的伤痛	209
如火如荼的募捐活动	216
走出黑暗	222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235



生命之初

终于有一天,当我睁开双眼的时候,发现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以为自己已经到了地狱,周围一片黑暗,害怕得惊叫起来。那时那刻惊恐的感觉,我此生都不会忘怀。

1880年6月27日，我诞生在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一个名叫塔斯甘比亚的小镇上。

我父亲的祖先们是来自瑞士的卡斯帕·凯勒家族，他们最初定居在马里兰州。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有一位先辈居然是聋哑人教育专家。可是有谁能够预见到我这个不幸的后辈子孙是一个又聋又哑而且丧失视力的残疾人呢？

自从我的祖先在阿拉巴马州的塔斯甘比亚小镇买了一块土地之后，整个家族便定居于此。听祖辈们说，因为那块地过于偏僻，爷爷不得不从小镇出发，骑行760多英里，到费城去购买一些家居日用品和农场劳作所需要的农具、肥料还有种子等等。爷爷每次来往于费城的途中，总会写信回来报平安，在那些信中，总是有许多精彩的见闻和对沿途所经历的风光的描述，对所接触的人和物都有绘声绘色的评说。直到这么多年过去后的今天，大家仍旧喜欢重温爷爷留下来的那些书信，它们就像是流动的风景，一部活生生的探险小说，让人百读不厌。

我的爸爸亚瑟·H·凯勒在南北战争期间曾是一名南方的上尉，我的妈妈凯特·亚当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妈妈比爸爸小很多。

在我生病失去视觉和听觉之前，我们挤住在了一套很小的房子里，那屋子只有一个正方形的大房间和一间仆人房。那个时候，按照传统南方人的习惯，他们会在房子旁边的空地上盖一个很小的屋子，以备不时之需。在南北战争爆发之后，爸爸也盖了这样的一间屋子，在同我妈妈结婚之后，他们就住进了这间小屋子。小小的屋子被葡萄藤、蔷薇和金银花覆盖得满满的，从院子往里望过去，就好像是一座用树枝搭成的凉棚。周围的邻居戏称我们家是“绿色走廊”。这就是我童年时代的天堂。

在沙利文小姐（我的家庭教师）还没有来到我家之前，我常常独自一人背靠着黄杨木做的篱笆，慢慢悠悠地挪动到这个绿色走廊里，凭着自己的嗅觉去寻找刚刚绽放的紫罗兰和百合花，把那沁人心脾的花香深深地吸入鼻中。

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会独自来到此处，接受来自这些植物的抚慰。我把脸庞深深地埋在那片树叶和小花之中，郁闷烦躁的情绪就会慢慢地平复下来，心情也会渐渐的变好。

在这个令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的绿色长廊里，有在地上延伸开来的卷须藤和低垂下双眸的茉莉花，那儿还有一种我不知道名字的罕见植物，也是一种花，也许应该叫做蝴蝶荷吧！因为它那脆弱又十分容易掉落的花瓣十分像蝴蝶的翅膀。这些花总是散发出甜甜的香气。不过在我看来，最漂亮的还是那些蔷薇花。我们家在南方，所以这种蔷薇花并不罕见，但是在北方，就很难见到我家这种四处攀爬的蔷薇花了。它们伸展开自己的藤蔓，四处攀沿，一串一串繁茂地挂在墙上，垂吊在台阶上，散发着自己独特的清香，不带丝毫泥土的气息。清晨的时候，它的身上挂满了露珠，看上去是那么的晶莹剔透，那么高贵。摸上去，无比的柔嫩，让人深深沉醉其中。那个时候，我就禁不住想，上帝花园里的花儿也不一定比得上它啊！

最初，我的生命也是开始于平凡和喜悦。就像每个家庭迎接第一个小生命时一样，家里所有人都充满了激动和期盼。大家都争先恐后，绞尽脑汁地拼命思考，想出许多的名字，而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提出的名字是最好和最富有含义的。爸爸希望我用他的一位最为敬重的祖先的名字“米德尔·坎贝尔”作为我的名字，而妈妈想用外婆的名字“海伦·爱佩特里”给我起名字。大家一而再再而三的讨论过后，一致决议按照妈妈的提议，用外婆的名字给我起名。

在经历了起名字的闹腾之后，没有安静多久，家里人就为了我去教堂接受洗礼的事情而乱成了一锅粥。激动忙乱的爸爸因为过度兴奋，居然忘掉了我的名字。在牧师问起我的名字时，爸爸一时紧张，脱口而出：“海伦·亚当斯。”于是，我的名字就是海伦·亚当斯，而不是之前计划了好久的“海伦·爱佩特里”。

家人告诉我，在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就表现出不服输的倔强个性，对任何事情都充满了好奇心，坚决不服输，想模仿大人的任何举动。正是因为这些天性，我在6个月大的时候嘴巴里面就会含含糊糊地发出“茶！茶！茶”和“你好”的声音。这些牙牙学语吸引了全家人的热切注意，在他们的关注下，“水”这个单词我也是在一岁之前学会的。我生病之后，虽然忘掉了以前会说的所有单词，但是不知为什么，对“水”这个单词却印象深刻，始终记得。

家人还告诉我，在我刚满周岁的时候我就会走路了。一天，妈妈给我洗完澡后，把我从浴盆中抱起来放在腿上，忽然之间，我看到树枝映射在地上的影子忽隐忽现的闪动，于是一骨碌的从妈妈膝盖上滑了下来，自己颤颤悠悠的站立着，一步一步试图去追逐那些四处闪动的树影。

春天里的百花争艳，鸟虫齐鸣，夏天里的葱茏树木和明艳阳光，秋天里的丰硕果实，四处一片金黄，这些都给我这个蹒跚学步、牙牙学语

的小孩子留下了精彩的回忆和深刻的印象。

可惜好景不长，幸福的时光总是显得那么短暂，突如其来的灾难改变了一切。在一个繁花似锦、莺歌燕舞的春天里，我忍受着高烧的折磨。在第二年的二月，我又突然生病，高烧不退。医生们给出的诊断结果是急性胃充血和脑充血，他们宣布我已经无药可救，放弃我了。但在之后的一天早上，一直在发烧的我突然退烧了，全家对于这个奇迹的发生都欣喜若狂，觉得这是神的奇迹。可惜的是，这场可怕的高烧带走了我的视力和听力，我变得像新生儿一样一无所知，而那些在周围欣喜围观的人们——我的家人和医生，并不知道这个悲剧的发生。

直到今天，我都能依稀记得那场灾难。特别是在我高烧不退、昏昏沉沉、遭受病痛折磨的时候，妈妈用最大的温柔抚慰着我，让我在病痛的恐惧中踉跄前行。记得在那场高烧退后，我必须把头扭开，避开我曾经最爱的艳阳，因为我的眼睛害怕太阳的炙热和光芒，我独自面对着墙壁，蜷缩在墙角。慢慢地，我的视力一天不如一天，对阳光也渐渐没有反应，眼前的东西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了。

终于有一天，当我睁开双眼的时候，发现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以为自己已经到了地狱，周围一片黑暗，害怕得惊叫起来。那时那刻惊恐的感觉，我此生都不会忘怀。

失去了视力和听力之后，我慢慢地忘记了以前发生的事情，只觉得自己的世界里面充满了黑暗和极度的安静。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她——沙利文小姐来到我的身边。沙利文小姐是我的家庭教师，她的到来让我的心变得平静，不再忧心忡忡，重新带给我对生活的希望和热情，打开了我的心扉，让我有勇气重新面对这个世界，她再次点燃了我的生命之火。

虽然我仅仅拥有过十九个月的视力和听力，十九个月的光明和声响，但我又重新清晰地回忆起了那曾经通过我透亮的双眼看到的一切——色

彩斑斓的绿色长廊，蔚蓝明亮的天空，翠绿的草木，争相绽放、散发不同芳香的鲜花，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我的心上又一次地活跃了起来，从此之后，深深地印刻在了我的心上，永世不忘。



黑暗降临

关于童年的记忆都是零碎的,但是一想起那段没有光、没有声音的寂静而黑暗的世界,那些点点滴滴又无比清晰地重新浮现在脑海中。

大病之后几个月的事情，已经渐渐地从我的记忆中淡去，我只隐隐约约地记得我经常坐在妈妈的腿上，或者紧紧抓住妈妈的裙摆，跟着妈妈屋里屋外的四处走动。

慢慢地，我开始习惯用手去摸索各种东西并试图弄清它们的不同用途。我渴望与人交流，开始学着做一些最简单的动作，比如说，点头表示“是”，摇头表示“不是”，拉人表示希望别人过来，推开表示希望别人离开，等等。当我想吃面包的时候，我就会做出切面包、涂奶油的动作来，想告诉人家我很冷的时候，我就会把脖子缩起来，并且做出发抖的样子。

妈妈也竭尽所能的做出各种动作，让我抚摸她，从而知道她要表达的意思。幸运的是，我总是可以了解到妈妈的意思。在那漫长而冷清的黑夜里，我靠着妈妈给我的温暖和关怀才活了下来。

我慢慢开始学会如何处理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在我五岁时，我学会了把洗好的衣服折叠好收拾起来，把洗衣店送过来的衣服凭着手摸的触感分类，并能弄清楚哪件是自己的。从妈妈和姑姑梳洗打扮的动静，我就可以判断出她们是否要出门，如果是要出门的话，我会要求她们带我

一起去。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我总是会被叫出来见客人。知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我会向他们挥手，表示再见。在我某个记忆的深处，还依稀记得这个动作表示的意义。

曾经有一次，有重要的客人来家里访问，从大门的开合，我知道了他们的到来。于是，我悄悄地摸到妈妈的房间里，学着妈妈的样子，在她的梳妆台上摸索出头油和蜜粉，往头上抹，往身上搽。然后摸到一片面纱，用卡子固定，让薄纱轻轻地蒙在脸上。然后从衣柜里拿出一件宽大的裙子穿上，在进行完了这一番小丑般的滑稽打扮之后，我兴冲冲地跑下楼梯，去迎接客人。

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也许这是沙利文老师到来之前的事情吧。妈妈和家人还有其他的朋友，他们之间的交谈都是通过嘴巴，而不像我一样，是用手在比比划划。我会站在两个谈话者之间，用手去触摸他们的嘴唇，可是我仍然无法了解他们的意思。于是我疯狂地摆动着双手，翕动着嘴唇，试图也用说话的方式与他们交谈，可是他们都毫无反应。我很伤心，很沮丧，一时间大哭大闹，大发脾气，一直到自己精疲力竭为止。

后来，我经常为了一些小事情无理取闹，虽然我内心深深地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不应该的，但是一碰到这些小事情，我就开始无法控制自己暴躁的情绪。可怜的保姆艾拉经常被我用脚踹，用手推打，我知道她一定很痛，在平静下来之后，我内心也会很愧疚，觉得对不起她，但是没有办法，一旦我的情绪变得糟糕起来，我还是会不顾一切的乱踢乱打。

在这个黑暗而冷寂的童年时代里，有两个与我朝夕相伴的朋友：一个是厨师的女儿——玛莎·华盛顿，另一个是名叫贝利的老猎狗。

玛莎·华盛顿很容易就读懂了我的手势，这点我觉得挺神奇的。每次吩咐她做什么事情，她都可以很快很准确的完成。大概玛莎认为，与

其和我打闹一场，还不如对我百依百顺来得轻松，所以，无论我要求或吩咐什么，她都可以快速而利落的完成。

我的体格一直很强健，而且人也灵活好动，性格冲动，做事情不计任何后果。我知道这样不太好，我也了解自己这个倔强的个性，但总是我行我素，哪怕会引起一些不好的结果，也绝不退让。在那个时候，我在玛莎的厨房里和她一起度过了不少的时光。我喜欢揉面团，搅拌奶油，做蛋糕和冰淇淋，也喜欢去斗火鸡，这些家禽很乖巧，一点儿也不生我的气，还会让我去抚摸它们，它们也会到我手掌心中啄食。有时候，我也会因为几个小点心而与玛莎打闹不休。

有一天，一只大火鸡跑过来，居然把我手中的西红柿给抢走了。我深受启发，决定向火鸡学习，不久之后，我就和玛莎一起把厨娘刚刚烤好的饼干给偷走了，然后跑到柴堆里躲起来吃得一干二净。哪知道，把肚子吃坏了，吐得稀里哗啦，那个时候我在想，不知道那只大火鸡是否也遭受到了偷食的惩罚呢？

那个时候，我还特别喜欢到花丛的深处去寻找珍珠鸡的蛋，它们特别喜欢在花丛的隐蔽处下蛋。我不能通过嘴巴清楚地告诉玛莎我要去找珍珠鸡的蛋，但是我可以用手去比划。我把双手合成圆形，放在地上，表示要去寻找花丛里某种圆形的东西，玛莎对我的手势了如指掌，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若在花丛深处找到了蛋，我决不让玛莎拿着，因为我担心她一个踉跄，就会把蛋给打碎了。

童年时，那些谷仓、马场以及养牛场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欢乐，深陷其中的时候，觉得自己就像是天堂里面的小天使，幸福而快乐。我和玛莎在养牛场的时候，养牛场的挤奶工人们会让我把手放到牛的背上去抚摸它。有时候，还会把我的手放在牛的乳头上，让我感受乳汁的涌出。我也因为好奇而被牛尾打了好几次。

全家齐心协力的准备圣诞节也是生活中充满乐趣的一件事。虽然，

年幼的我并不是很了解这个节日，但是一想起美味诱人的食物，我的心情就变得欢快起来。家人们会组织我们磨香料，试吃干果，舔舔那些搅拌食物的调味料，这都让我觉得非常开心。我甚至还模仿别的小朋友，把袜子挂在床头，其实我只是想学着这样做而已，并不是真的对打开袜子发现里面有礼物多么感兴趣，我也从来没有像其他的孩子一样，天还没有亮就爬起来去看袜子里面有没有什么礼物。

玛莎·华盛顿也像我一样喜欢恶作剧。有一年在七月里的一个盛夏，我和玛莎并排坐在阳台的石阶上，皮肤如同黑炭一般的玛莎解下脚上的鞋带，把她那些卷卷的头发绑起来，这样她的头看起来，就像许多螺丝锥长在上面一样，我用手去摸她的头，觉得十分滑稽可爱。而坐在她旁边的是白色皮肤的我，长着一头金黄色的卷发，两个孩子一个六岁，一个八九岁，并排坐着，而那个什么都看不见的小盲童就是我。

我们两个坐在石阶上面玩着剪纸娃娃，不一会儿，我就对此失去了兴趣，于是就把鞋带松掉，还把台阶上的植物叶子全部剪掉了，后来，我又突发奇想，扑向了玛莎。我拿着剪刀对着她的头，试图剪掉她头上的螺丝锥，玛莎开始极力反抗，但是明显她拗不过我，只得让我剪掉头发，不过作为对她的回报，我也让她剪掉我的头发，玛莎毫不客气，开始剪我的头发，若不是妈妈看到了及时过来制止，恐怕我的头发会被玛莎给剪光。

我的另一个玩伴是贝利，也就是那条老猎狗。它很懒惰，喜欢趴在炉子旁边睡觉，一动不动，也不会主动过来陪我玩，逗我开心。它也不够聪明，我竭尽全力教给它手语，但是它却丝毫不理会我，根本不理解我在干什么。它总是两眼无神的站起来，无精打采，打个哈欠，然后对着暖炉叫几声，然后挪到火炉的另外一边躺下来，丝毫不理会我的命令和指挥。它对我的反应让我觉得很无趣，就回到厨房里继续找玛莎玩。

关于童年的记忆都是零碎的，但是一想起那段没有光、没有声音的

寂静而黑暗的世界，那些点点滴滴又无比清晰地重新浮现在脑海中。

有一天，我不小心把水溅到裙摆上，便想在炉火边把裙子烘干。我把裙摆拉开，在离炉火比较远的地方站着，后来我觉得这样比较费事，变干的速度也很慢，于是把裙子直接放在炉火上面烤。忽然间，火一下子扑了起来，把裙子给点燃了，我吓得手乱挥、脚瞎蹦，老奶奶维尼跑了过来，用一张湿毯子把我裹住，火苗倒是被扑灭了，但是我差一点就被闷死了。还算运气不错的是，除了手指和头发之外，其他地方没有怎么被烧伤。

大约也就是在这个星期，我对钥匙这个东西产生了独特的兴趣。有一天早晨，我突发奇想，把妈妈锁在了储藏室里面，这个时候，仆人们都在外面干活，妈妈在里面被锁了至少三个小时，她在里面拼命的敲门，我却开开心心的坐在屋外的台阶上，感受着拼命敲门给大地带来的轻轻震动而狂笑不已。然而经过这次恶作剧之后，爸妈决定要找个人来管教我，于是他们请来了我的家庭教师——沙利文老师。然而，这还是无济于事，我依旧顽劣和喜欢恶作剧，还是喜欢把人锁在屋子里面获得我觉得的“快乐”。

有一回，妈妈让我把什么东西送给楼上的沙利文小姐，我转过身来就砰的一声把她锁在了房间里面，然后溜下楼，把钥匙藏在了客厅沙发的下面。爸爸不得不搭了一个梯子才让沙利文小姐从窗户里面爬了出来。看到这一幕，我得意万分，过了几个月之后，我才把钥匙给交了出来。